



刺破青天锷未残

——徐剑报告文学点击 □李炳银

徐剑生于云南昆明郊区板桥乡下,16岁时入伍服役,被装进“闷罐”列车,经三天三夜,抵达中南地区的大山里,开始了为导弹“筑巢”的军旅生活。

谁能想到,经过部队的学习锻炼,徐剑成为了声名广布的作家。我最早是通过1995年《大国长剑》出版知道并认识徐剑的,此后又陆续不断地阅读他的长篇报告文学《鸟瞰地球》《东方哈达》《冰冷血热》《浴火重生》《大国重器》等作品。伴随着这些作品的出版,徐剑就如同一柄锐利的长剑,一再地在中国的文学舞台上挥舞,剑锋锐利,剑影翻飞。

一个生于草莽间的孩子,在文学创作中有如此的开采与丰硕的收获,实在是另类特别。而且,徐剑的作品不是靠胡编乱造、虚构演绎,不是只在形式上玩弄花招,而是以尊重社会人生事实为基础的报告文学。虽然几乎都是重大题材和时代主题的表达,但他的作品不是借用重大题材“狐假虎威”,不是轻易地成为现场的擂鼓呐喊,而是将社会生活摄入文学艺术表达的个性呈现。徐剑总能将重大题材融入到自己的文学观察、感受和个性的表达之中,使题材对象和文学的存在相互生发、延续成长。

火箭军是我军的年轻战略部队,徐剑在这支部队中成长,《大国长剑》《鸟瞰

地球》《大国重器》就是他以青春激情和真挚的观察体会,为这支部队写下的具有史志意义的文学记录。这是作家被伟大的精神和空前的创造而震撼、催动的写作,也是一种豪迈和动情的写作。《东方哈达》书写的是青藏铁路建设这样壮伟的特殊工程,作品生动形象地记述了其中的重要事件和人物,如同饱含深意的哈达一样,让人入心入情。《冰冷血热》记述2008年突如其来的南方冰雪灾害及其艰巨的救灾情形。《浴火重生》描述东北老工业基地历史辉煌和如今追寻新生的经历……无不表现着徐剑的文学精神和写作姿态。徐剑曾说:“当下的文学写作,尤其是国家叙事和军队叙事,并不缺技巧、语言,甚至不缺生活和想象,最缺的是精神品质,缺的是一个作家在大时代之中的站位和姿态。我们将用什么思想和精神来展现新史诗?文学的最高精神品质是什么,就是思想的高度和深度,通俗地说,就是一种精神和海拔。”这就是他的文学态度,是他文学行动的遵从,也是他作品的质地和光彩。

不少人感叹报告文学因为真实性要求,非常难写,有些人主观地认为许多报告文学表现手段单一,艺术粗糙,这样的看法不是空穴来风,但是,绝不能因为有真实性要求就判断报告文学实现不了艺

术性表达,误以为所有的报告文学作品都是艺术粗糙的。在徐剑这样的报告文学作家笔下,报告文学不但能够承载重大丰厚的题材对象,抒发厚重的思想精神或浓郁的感情内容,还可以从容不迫、巧妙生动地描绘表达,呈现出真实丰满的故事情景、人物形象。《大国长剑》以线性的结构,通过几个人和一支部队的经历成长,表现“二炮”当初的创建和发展情形,惹人兴趣,颇有洞见。《鸟瞰地球》采取了圆点放射的结构,围绕一支为导弹筑巢的工程部队,将笔触放射到导弹部队的特点,以及其中干部、战士为筑巢所付出的巨大劳动与牺牲上,表现出他们为国奉献的精神与使命感,读来令人震撼。《东方哈达》书写的是青藏高原铁路建设,徐剑以“上行线”与“下行线”双向交替运行的结构方式,分别写地域文化和铁路建设,内容丰富,有条不紊。《大国重器》面对从导弹到原子弹、氢弹等研制经历进程,从他熟悉的一位老将军入手,像攀援着一棵大树上升般地,在主干和枝叶的分辨中,很有层次地书写了这棵大树出土成长的情景。在《冰冷血热》中,正巧徐剑的女儿出行赶上那场冰雪灾害,被困途中。徐剑就抓住这个真实情景,再加上自己现场的采访,通过女儿的所见所闻以及父女两人的联络内容,

真实描绘了灾害的现场和救灾的情形。《浴火重生》面对的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话题,徐剑从铁西区几个单位、几户人家、几代人的不同经历命运着笔,在这些人生命运的转变过程中,探究东北工业“浴火重生”的印迹,可谓小中见大。

徐剑曾说,自己是个文学创作缺少文化准备的人。年纪轻轻就入伍到部队,但他又一直是个非常喜欢读书的作家,在我的印象里,他对于文化历史军事地理乃至国际科学之类的书都有很浓的兴趣。徐剑已经有过20多次的青海西藏实际经历,如今,他几乎是个青藏文化宗教历史方面的专家,他对于自己的故乡云南更是满怀深情,时常回归行走。徐剑说,一个作家,一定要多读各类的书,还要认真地,用脚用脑阅读现实社会人生的这本大书,这样才能增长文化素养和见识,才有面对写作的本领。

在我的印象中,徐剑是个真诚和敢于担当的汉子。他的散文作品有柔情纯美的一面,他的报告文学又体现了对国家民族的关怀与担当。他选择书写的几乎都与民族命运有关,他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汇入到时代变革和发展的潮流中,而不是将自己束缚在狭窄的一方天地里。因此,他的作品有浩荡之风,有壮硕之态,有奇趣之美,有华丽之色。

■第一感受

危机生活中的心灵秘密

——杨帆《后情书》读记 □张柠

读杨帆的小说是一种享受,前提是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杨帆的小说语言画面感很强,字里行间浮动着一丝轻盈而温柔的气质,在她的笔下,几乎每个场景都像印象派的画作,明暗的色块和变换的光影,人物晃动的动作和表情。光线、声音和色彩被按照严格的比例精心调配,确保每一处都恰到好处地镶嵌在取景框中。这些画面带来了静态的时间感,它把一个瞬间拉长为更长的心理时间,主人公得以更从容地释放内心滔滔不绝的情感,呈现每一处细微复杂的波动。同时,在对现场一丝不苟的描摹中,场景被压缩为画面,主人公的身体被越来越久地留在原地,他不得不丧失一部分动作,以长久描写来填补画面转场之间的间隙。《德馨园》的主人公钟夫,干脆将身体抛弃在故事之外,带着一部分虚构的自我进入园中,和生死之际的杜丽娘一样,变成一个轻盈的幽灵,来一场情不自禁的游园惊梦。

叙事的悠长句法也给人温柔的感觉,不同于短句带来的急促有力紧张,用一种缓缓的叹息般的口吻娓娓道来。即使叙述此时此地的事情,也常常将往日的回忆穿插其中。你会发现记忆的余绪竟如此强大,犹如潮水,足以淹没和决定当下的生活航向。不管是《白丁》中几十年来猜测母亲的过往而难以平息的女儿,还是《翟黎的阳台》中无法原谅母亲对父亲犯下的罪孽的女儿,或是《后情书》中独自等待丈夫醒来的孤独的妻子。对她们而言,往事的铺垫漫长,回响沉重,如幽灵般终日萦绕,使得行动往往发生在最后,成为反抗和救赎自身的致命一击。即使人物正在经历焦灼而痛苦的内心巨变,其叙述中也往往带着一种难言的淡淡的怅惘。例如“只是,有时间的,人,能把那一瞬间分成无数块状,由浅到深,一格一格去填,直到浓黑……”此情此景,事情的面目这样模糊不清,要物是人非之后,

才给你领悟的机缘。”这种叙事风格放大了心理独白的效果,小说几乎成了主人公一个人的心理独舞。作者密切地监视着她的主人公的心电图,将每一次悲哀的律动和欢乐的跳跃都指给我们看。在这个过程中,其他人物,连同主人公自己的动作,几乎都变为透明。在《后情书》中,作者甚至直接以第二人称来讲述整个故事,将整篇小说变为主人公的独语,小说的氛围被牢牢握在主人公一个人的手中,因情而动,随心赋形。读者常常被这丰富的填充诱惑,失落在大段喃喃自语的独白中。

我们不应该被她的主人公滔滔不绝的心理独白所拦截,从而忽略更有价值的地方。小说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景:举止高傲的男人在精神科治疗室内号啕大哭,对摆放的家具又摔又打;被路人拒绝交谈的诗人从站台跳下,人为地制造自己的死亡;经历丧母之痛的精神科女医生,发现自己入睡后往往在陌生之地醒来。在几乎剔除了所有夸张因素的《板鸭》中,温和的女主人公毫无缘由地跟列车员吵架。动作依然是可靠的,它并没有失去效力,为何变得如此怪异、滑稽、不和谐?

杨帆笔下的人物,即使处在最梦幻的时刻,依然被现实中的某种力量牢牢地束缚,无法挣脱。作为身处充满危机的现代生活中的一员,自身孤独的处境使他们摇摇欲坠。他们完整的动作被打散,内心被外力冲撞而散乱,行走在拥挤不堪的大街上,像一只摇晃的花瓶一样孱弱。那些不和谐的声音,源于他们生存中真实的焦虑、困惑与不安。为了恢复对生活的感受,有的人成为出逃者,借助情欲来获得对生活的激情;有的人成为追寻者,在对往事的回溯中寻找生存的答案;有的则成为承受者:活着的人相互安慰,消失的人被默然怀念。

作家对待她笔下的人物含有情意,似乎不忍心

将他们投入最残酷的境地去试炼,不忍心将他们的灵魂反复敲打。尽管仍对他们投以深刻而不留情面的凝视,却往往将那些灵魂上的隐痛悄悄修补。最终,在她的笔下,心灵的围墙被拆掉了,曾被遮蔽的感受重新恢复,那些丰富的、细腻的、深情的东西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如果意识到天亮她将会消失,我会做什么?我会买一床大毯子,把整栋楼房包围起来。点亮所有的灯,留住那个夜晚……直到我再也没有东西可以失去,就像再也沒有东西可以得到。”故事的结尾,每个主人公都收到了来自作家的馈赠。在经历了寻找与相持、原谅与伤害后,追求者不再奔波于途,得到了慰藉。被伤害者最终互相安慰,完成了救赎。

我们会去追问,故事中那个在妓女身边长大却充满纯真的女孩,那天受到朋友哥哥的猥亵之后,真的有一场和初恋一起淋过的雨来安慰她吗?会追问对生活充满疲惫的女人,真的发生过那场让灵魂热气上升,乃至整个人想要放声大哭的激情吗?整个故事在暖昧的叙事中腾挪转移,闪烁不定。但现场留下了目击证人:一块失而复得的粉色的珊瑚玉,一只眼角冒出油星的肥硕板鸭,与连接着手指的那根绳子一起,将那些梦幻的时刻以另一种委婉的曲笔留存。小说也因此不再像失去效力的过期药瓶,它承载着所有真实的痛苦,也包含着梦幻的失落。人世间没有什么不可慰藉。花园总会如期开放。作家在投入人世以深刻的凝视后,又给予了温柔的抚慰。在属于生者和死者的时间里,在所有的梦幻和真实都发生后,那时,每一颗心灵都会得到拥抱,这份落在心灵上的情书才算写成。

总之,杨帆的《后情书》仿佛一份现代危机生活中的精神“心电图”。她的笔触那么细腻,感觉那么敏锐,一种“惘惘的威胁”不期而遇,又在温情中被悄然化解。

■关注

由于疫情,很长时间每天都几乎处于封闭隔离状态,每个人都赤裸裸地面对自然的生命生存状态。如此真实处境也让人思考。比如真切醒悟生活需要其实有时很简单,有方便面加一些配料就很满足了。“五一”在家时间比较长,加上北京市强调垃圾分类,突然发现,这真是一个让所有人面对自然的历史时刻。首先,你得了解垃圾从何而来,又要如何分类处置,就需要了解每一样垃圾的特性,这比任何环保教育都能让人真正思索自然生态问题,万物如何产生,如何分解,如何循环。

疫情使自然诗歌和自然文学越来越让人关注,这也许将成为自然诗歌和自然文学的新时代。这是我一直在思考并仍将继续思考的问题。生态意识、环保的思维方式、新的生活方式,这些都会逐渐成为新常态。实际上,这一进程在敏感的诗人之中早已开始了。沈苇从空旷的新疆回到熙熙攘攘的杭州之后,转化为一个自然诗人,致力写作“植物诗”,宣称“每一种植物都是一个世界中心”;李元胜走遍祖国大地名山大川,追踪研究花草昆虫已经很多年,在自然科普界声名赫赫,但他更在意寻觅“旷野的诗意”;雷平阳以山水为寄托,誓言要为山立传为水写史,他已经给好几座山写过传记;阿信的草原经验和草地诗学,在个别与普遍、世俗与神性间建立起一种和谐的联系,堪称当代诗歌的一道景观;而更年轻一代的诗人,也在进入这个行列,我正好在这个时刻,看到了“80后”诗人冯娜的一系列作品和成果。

冯娜最近推出了《诗词里的草木风华》系列,反响不小,她还写过《岭南植物记》。其实,追根溯源,这些在她的诗歌里早有端倪。还是十多年前,冯娜就写过《薰衣草》这样的诗歌:“凡是解语的花 都和我一样/保守季节的秘密 淡紫微蓝/说不出话 就漫山遍野地拍打青葱的草甸。”这样的诗歌有点像自我写照,安静,隐忍,自由发散,这也是冯娜诗歌的一向风格。

冯娜是云南白族,自小与山水有天然的亲近。白族对自然情有独钟,认为自然为万物之母,人源于自然。白族先民长期生活在苍山洱海之间,对自然比较依赖,以自然为家园,很早就有环保意识。据白族一些乡民约,处处可见这样的记载:“河边柳枝,绿御水灾,不得自行砍伐”“谨防火烧山”“禁水源头砍伐活树”,等等。在白族人看来,人应该与动植物、神、自然界和谐平等共处,形成一个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的生命整体。这样一种理念,与天人合一思想契合,也接近当代生态学的一些观点,比如当代生态学特别强调人和自然是一个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每一物种种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具有一种默契的平衡。美国诗人施耐德就是一位“自然诗人”,他将地域性理解为“地域生态性”,提出保持地域生态完整性,保护地域的整体生态,与这样的一些观点也颇为相近。

冯娜幸运地从小就深受这样一些生态价值观念的熏陶,她在《出生地》一诗里描述了自己的来源:“一个高寒的、山茶花和松林一样多的藏区/它教给我的藏语,我已经忘记/它教给我的高音,至今我还没有唱出/那音色,像坚实的松果一直埋在深处/夏天有鹿子/冬天有火塘/当地人狩猎、采蜜、种植耐寒的苦荞/火葬,是最熟悉的丧礼/我们不过问死神家里的事/也不过问星子落进深坳的葬”;她还写过:“在云南 人人都会三种以上的语言/一种能将天上的云呼喊成你想要的模样/一种在迷路时引出松林中的菌子/一种能让大象停在芭蕉叶下 让它顺从于井水”……这样的诗歌明显区别于无病呻吟的伪抒情或装腔拿调的学院派,诗人对自己遥远的故乡和神奇的身世娓娓道来,那些仿佛另一个世界的神秘让人向往,又有些迷幻。我不怀疑这是另一种我未曾经历过的生活,因为冯娜确有她不为人的经历,她小时候就跟随父亲去山里打猎,白族打猎是有取舍的,有一些被认为有神性的野生动物是不允许射杀的。还有高山里数不清的各种花草植物,也让一个小女孩欣喜若狂。她喜欢植物的习惯,后来被带到了城市,她就在城市里重新营造了自己的自然世界。她从小学习了很多自然的经验,就像她在诗里写到的:“我并非自己一只蜜蜂或一只蚂蚁更爱这个世界/我的劳作像一棵扁担的桉树/渴水、喜阳/有时我和蜜蜂、蚂蚁一起,躲在阴影里休憩。”

爱默生被誉为“美国文明之父”,特别提倡自然文学,惠特曼和梭罗都是他的弟子,爱默生曾经强调:人类应该遵守两句格言,一是认识你自己,二是研习大自然。认识你自己,是古希腊神庙里镌刻的一句格言。研习大自然则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终于醒悟人类更不能自大,不能自我中心主义,人不过是大自然里的一分子,应该平等对待其他物种,与之和谐共存。

我对没有过自然生活经验的诗人,从来持怀疑态度,对于诗人来说,童年的经验极为重要,保存其最初的精神种子或者说初心,这是一些看似寻常普通的人最终成为诗人的奥秘。此外,自然是人类最早的家园,从小就受到大自然的熏陶,是人性健康的必要条件。在自然中生活的最初经验感受,确保了很多诗人有更广阔的胸襟和包容的开放精神。从这个角度来说,冯娜有着作为优秀诗人的良好背景和基础。冯娜研究《诗经》里的植物时,有朋友担心地问:“那些植物,到今天还在吗?”冯娜回答大部分还在,然后朋友的反应是终于放心了。确实,这些植物仍然繁茂,说明我们自然的家园还没有被完全破坏。冯娜注意到古典诗歌里花草植物出现数量之多,《诗经》完全是“群芳谱”,宋词特别多以花草拟人的篇章,人和花草互相对应生解,说明那是一个何其自然葱郁的和谐世界。诗歌就该这样展开一个更开阔的天地。

所以,自然写作,我理解就是要将这样的自然理念通过文学作品和诗歌,让人们在不知不觉接受,受到熏陶,具有一种生态意识,继而在生活中自觉地践行科学的环保的理念。在这一点上,诗歌从来在文学中有引领作用,也期望更多年轻的诗人加入这一行列。

再回到前面的话题。垃圾分类其实就是一门自然课,是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全面改变。对于很多曾经忽视自然的人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开端和起点。科学合理地处置垃圾,是对自然负责任的一种方式。我们以前一味征服占有消费自然,现在则要开始节制,甚至考虑回报和补偿自然,如何遵循简朴的生活原则,如何更好地安置世间万物,包括垃圾,确保自然可持续发展。这样也使我们更真实地面对自我与自然、世界的关系,让这个世界更加自然化也更加人性化,继而更加和谐美好。

自然写作中的诗意

□南君

广告

主办单位:宁波市文联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

文学港

2020年第4期目录 总第257期

伏江卧山,跪拜亿万斯年(组诗) 李自国
天空没有一只飞鸟(组诗) 麦豆
宁波抗疫诗歌小辑 戴中平 颜梅玫 应诗度 方其军 飞白 阿门

散文在线
水庄园 王族
盛名之腿 于燕青
宇治流水物语 璧人
盆里的刀子 安庆
老屋 胡虹
南方小巷里飞翔着一个诗意的灵魂 凌晓军

宁波市文学内刊作品选
时光里的剡江(散文) 俞赞江
故乡袁思念的剧情(五题)(散文) 王晓来

本刊视点 主持:李德南
悬空的“人树” 傅华
寻找那属于自己的“屋子” 蔡家园
寄居时代(短篇小说) 王哲珠
失乡者——《寄居时代》创作谈 王哲珠

小说速递
一船淘气 谢志强
谋杀 应帆

科幻文学
海上洪水 谢青皮

诗歌前沿
首推 知非之年(组诗) 路男
精选 春风一直是这样吹着(组诗) 韦忍
相去甚远(组诗) 龚纯
时间与地理(组诗) 达达
虚幻的罗曼史(组诗) 陈鱼观

地址:宁波市江东区昌乐路143号14楼 邮编:315042
投稿邮箱:Leimo1979@sina.com(小说),2861182167@qq.com(诗歌)
164197166@qq.com(散文),wxgzixin1010@sina.com(期刊联盟)
电话:0574-87312087
月刊 定价:12.80元 全年价:150.00元

2020年第4期目录(总第55期)

编委会主任:郭运德
主编:虎井君
副主编:周由强 袁正领 胡一峰 程阳阳

中国文艺评论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

■特别策划·时代精神与艺术表达
培根铸魂:文艺的社会功能与实现路径 路侃
文学如何应对时代大考 刘琼
电视剧表达时代精神的美学经验 陈友军
■理论探索
当代新媒体艺术的特征及发展趋势
——从英国“特纳奖”说起 李新 靳秋蕊
音乐的符号转换与意义生成
——论埃罗·塔拉斯蒂音乐符号学理论的内涵与视角 马国瑞

■艺海杂谈
从“国展”看新时期“传统书法”的审美取向 李洪智 高淑燕
电影改编:借用还是生发? 苏妮娜
从媒介融合到文化融合:网络文艺的发展路径 郑焕灼

中国绘画现代转型的路径 黄永青
■序跋与书评
当代文艺发展中的制度经验
——评《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史》 罗宗宇
■学术综述
当代美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第八届国际马克思主义美学论坛”会议综述 秦莹莹
■名家专访
创造艺术的“自己”——访舞蹈家赵汝蘅 采访人:唐坤

封二:中国文艺评论家·陆贵山
封三: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巡礼·中国音乐学院音乐与舞蹈学学科
封底:第四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推介·《郑钢艺术研究》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2096-0395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0-1342/J
主管: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办: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出版发行:中国文艺评论编辑部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1号院32号楼
邮编:100083 电话:010-64101411 邮箱:zgwlplzx@126.com 定价:25.00元

西湖

2020年第五期要目

新锐 牛健哲小说三题
无力 佟琦
“恍惚”系列 余松
一次意外 雷翔
阳光为什么灿烂 毛立新
乔娜家的湖 唐简
李志华的诗 李志华
帕瓦龙的诗 帕瓦龙
与无限透明的蓝 黄咏梅
梅是一颗甜 曹霞
静默与呈现——关于近期藏语电影 苏七
黄如然:真正的好诗人,第一件事就是放弃很多东西(下) 曹灿然 傅小平
黄孝阳《人间值得》研讨会 栏目主持:杨庆祥
“人工智能之不能”——马兆远访谈 栏目主持:邓禹彬